



毛芦芦的儿童散文创作：

# 情感之真与性灵之美

□李学斌



毛芦芦的散文,篇什颇多,题材也极为丰富。街头所见、出游所观、居家所悟、乡野所感、记忆所涉……一一在列。这一方面凸显了芦芦文思之频、下笔之勤,另一方面也从中见出她对散文写作的偏好。

一直以来,总觉得擅写散文的人,骨子里都颇有些专属文人的静气、雅气和骨气,那些历朝历代的散文家,也多是些生性恬淡、自由洒脱、淡薄名利、执著精神的隐士,或是些洞察人世、旷达干练、境界高远、进退裕如的君子。他们往往喜静观,擅默察,爱独处,尚幽思,百丈波澜尽敛于胸,千仞屏障视若坦途,水穷处坐看云起,山崩裂处变不惊……当此时,散文就成为他们超越世俗羁绊、品鉴生命愉悦的内心絮语、情感吟唱。原因很简单:散文是距离生活最近的文体,也是切入内心最深的文字,那种可近可远、可深可浅、可歌可泣、可悲可乐的自由、灵动、轻捷、畅达,特别适宜于不同境遇、不同禀赋的写作者表达人生记忆、现实体验。而这样的表达往往又都是审美化、艺术化的。审美化的生活和记忆,艺术化的情感和情绪。那种非功利的眼光,视野与泛性灵的意念、文字水乳交融,常常体示了一种天籁般的静谧、深邃,瀚水般的悠肆、宽广。这是散文的一种境



左泓先生除了是一位实力派的儿童文学作家,还拥有其他诸多身份,比如前八一队的专业手球运动员——这跟他1.93米的身高倒是比较相配,而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位电视导演。

长久以来,作为晚辈和朋友,我对左泓先生这个导演的身份确实也了解得不多。一年中总会有几次,他会驾着那辆保养得令我为之汗颜的斯巴鲁森林人到来,我那辆久未清洗永远灰尘仆仆的特拉卡与他那光洁如新的爱驾相比实在是显得有些落魄。看他巨人般的身躯从那辆略显单薄 SUV 中颇为优雅地钻出来,我常常怀疑那车究竟是以怎样的魔力容纳他那巨硕的身体。为了向我证明那车确实拥有足够的空间,他特意让我坐了进去。他告诉我,表象并非事实,确实,我的长腿可以轻松在驾驶座上舒展。

打网球是我们恒久的主题,但我们真正拿起网球拍的机会只有一次。更多的时候他愿意将时间用来观赏我那群大型猛犬,然后在感叹之余自然会谈到他家中的三个爱宠:王福来、王福贵和王福花。没有人想得到这三个被他称为儿子的竟然是三只训练有素的巴西龟,它们拥有令人惊叹的服从能力,能够井然有序地排成一列跟着他一路前行。以前我一直不相信两栖动物能够进行这种集体化的训练并形成这种行为——直到我亲眼目睹之后。然后我们一起去附近一家清真饭店吃烤羊排,之后喝红茶,谈健身时的自我保护心得,互相交流最近观看的电影和读过的书籍。直到黄昏,他才驾着爱车飘然而去,在他安全到家之后,我会收到他的一个短信。

我期待每次的相会。即使如此,我仍然不知道他在身为导演时,是怎样工作的。

关于左泓先生的第一部电视剧,他确实也不只一次谈起过那次经历,但毕竟都只是只言片语,现在看到这本《弥天大谎》,终于明白左泓先生的第一部影视处女作是如何诞生的。

这是报告文学,其中一些场景和地点甚至人物显然是真实的,但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权,确实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这是导演的创作手记,在之前,关于影视导演的创作谈,我只看过日本导演黑泽明的《蛤蟆的油》。

左泓先生在拥有了今天的身份后仍然能诚实地谈到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的导演生涯,其间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的戏剧性,当左泓先生们以名导张艺谋的朋友身份出现时确实时时让人忍俊不禁,而在电视剧拍摄过程中遇到的诸多艰难困苦让人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倍感心酸。

我们在文中可以了解到那个疯狂的年代:“这是一个让人躁动不安的时代,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带来了无数商机,全中国的人都充满了激情和梦想。随着苏联的解体,成千上万的中国商人涌入俄罗斯开始了他们的淘金梦。在中国大陆经常能听到与俄罗斯人做生意一夜暴

界。它既是写作者动于中、形于外的自我表达,也是天地万物纳于言、敏于行的文字呈现。好的散文,作者的情与感、思与悟、观与听、言与行都是具有超越性的,既是形而下的生活表面、现实表象、自然表征、人性表里,更是形而上的生命本源、现实本质、自然本真、人性本真。很难设想,一个心灵逼仄、情感寡淡的人,一个品行晦暗、趣味低廉的人,一个珠胎暗结、蝇营狗苟的人,一个整天对现实生活锱铢必较、对功名利禄趋之若鹜的人,会有雅兴、闲情吟哦风月流水、赏叹乡野蛮音……这么说,似乎大有将散文写作神化、美化之嫌。但有一点,窃以为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散文写作最能见出作家的性情、才质,也最能体察写作者的精神风骨和人格脉络。

这一点,举凡中外散文名篇佳构,大多如此。只不过,超然、恬淡、自由、旷达之外,儿童散文较之成人散文,更多了些属于写作者的童稚情怀和属于童年的率真心性。以此为鉴,通观毛芦芦的散文,其儿童散文的格调、气息历历在目;其散文之美也水波潋滟、浓淡相宜。

那么,毛芦芦儿童散文究竟特点何在呢?细品之,就在于作者弥散于字里行间的活之真、积累之厚、体验之深、情感之切、表达之约。所有这些,在毛芦芦诸多散文篇章里此起彼伏、回环往复、首尾呼应,共同构筑了某种灵动、清雅、率真、自然的情感氛围和文字意境。

在笔者看来,毛芦芦此种清幽、恬淡的文字格调形成并非偶然。它既和作者的个性气质、生活积累、思维方式息息相关,也与作品的题材选择、叙述结构、语言表达环环相扣。而从整体的审美趋向上说,则得益于作者对散文与生活之间距离感的准确把握。这一点,也恰恰是毛芦芦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优势所在。

凡读过毛芦芦小说、童话、散文的人,不难发现,和那种偏于写实、相对比较拙朴的小说叙事,以及以写实驱动虚拟、用想象置换生活的单极童话构思不同,毛芦芦散文中的笔调往往更加灵动、诗意、清新、优雅。正因如此,窃以为,相对于小说和童话,毛芦芦的个性、气质、思维、笔力其实更适合于写散文。在散文中,毛芦芦能够将生活与文学的距离拿捏得分毫不差,珠圆玉润的语言和自然真挚的情感融合一处,让文字具有了诗的气质、歌的韵味。而在小说和童话中,芦芦却没有散文中那么游刃有余、自信洒脱。她会在写实和虚拟、想象和生活的缝隙里局促不安。可是在散文的抒情化叙事里,毛芦芦的文字却是神

## 左泓的造梦工厂

□格日勒其木格·黑鹤

富的故事,有人用罐头换回来许多坦克,当废铁卖掉赚了大钱,有人用粮食换了苏联军舰回来拆解,然后卖掉赚了更多的钱,在海南有一个叫牟其中的人他知道俄罗斯有飞机卖不出去,同时又迫切需要中国的轻工业产品,而中国大量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正积压在仓库里,国内航空公司又缺少飞机,……牟其中就利用这些条件促成了中俄民间贸易史上最大的一宗易货贸易。用价值4亿元人民币的500车皮日用小商品换来了4架崭新的俄罗斯产图—154中型客机。双向交换产品总价值4.2亿法郎,他从中赚了8000万到1亿元人民币。成了中国最大的“倒爷”……现在,我遇上了又一个和俄罗斯人做生意暴富起来的人。”

那也是一个急需大众文化的时代,所以似乎任何人只要有足够的艺术理想,找到合适的投资,就能够拍摄出非常漂亮的电视剧来。

左泓先生在书中写到:“这是一个国内电视商业片走俏的特殊时期,欧美大片不能随便进入大陆,香港片也被控制进入大陆的影视市场,所以国内电视剧和电影奇缺。市场嗅觉灵敏的人就开始尝试做电视剧,花十万八万块钱,雇上十几个人,折腾一个月,拍一部上下集的电视剧,撞上好运气,说不定就能挣十几万块钱。”书中就提到一个养鸡的专业户,遇上了一个从前经常来收他鸡蛋的朋友,收鸡蛋的朋友神气地告诉他,自己不收鸡蛋了,改做导演了。养鸡的告专业户被这位朋友莫名其妙地拉去做了导演,于是他冒着跟老婆离婚的危险,把养鸡场卖了10万块钱,找到一个文学青年写了一个描写爱情的剧本大纲,成立了一个摄制组,然后就红红火火地拍起电视剧来。养鸡人拍摄的电视剧莫名其妙地大火,猛赚一笔。后来,认识养鸡人的见了她,还是问鸡的事儿,他就翻着眼皮趾高气扬地说:我改行了,现在是导演。

左泓先生就以这样的方式调侃那个急功近利的时代和在我看来神圣的导演职业,但大浪淘沙,在那商业的浮沫被击散之后,那些剩下的坚持者终于成为真正的导演,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精神食粮,期间就有像左泓先生这样的人。

我们只看影视剧,但从来不知道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左泓先生带我们了解拍摄一部电视剧的整个过程,在那个没有数码技术的年代,一部电视剧的完成究竟需要付出多少努力。

左泓先生以这部《弥天大谎》为我们揭开了一切。

真的很想去找这部《大剿匪》,我主要是想看看是否能够在电视里找到左泓先生客串的一个角色,据他自己说这种事他会偶尔为之。

影视,真的是制造梦的工厂。

作为一个成熟的导演,左泓先生人生尚有一个梦想,拍摄一部无限投资的电影,真正的电影,不是那种快餐式的商业化的电视剧。

当这部电影辉煌上映之后,我们会看到另一本创作手记。

闲气定、悠然自得的,那里有一种基于真实的梦幻般的光亮闪烁,化影无形的情感如游丝飘逸,若暗香浮动,氤氲或在绵密或疏朗的叙述里。散文中,我们更多地看到了属于她自己的情感氛围、语言风格、叙述节奏、心理气质。她那些弥漫于儿童散文中的诗心、诗性,显得熠熠生辉。

我们且看这样的文字:

“童年是一截牛角尖,钻过来了,就回不去了。伤感的人,爱把这截牛角做成号角,在每个月明之夜,嚶嚶地吹,希冀能把依稀仿佛的往事变成一支不朽的歌。”(《牛角尖里的歌》)

“那一天,我记得是有太阳的。先生穿一件米色的夹克衫,亮亮的阳光一柱柱照在他的身上,先生的人好像透明的,让我一下子看到了他那蓬子一样清芬的灵魂。”(《先生的花儿开了》)

“爷爷的电影院,是专为我一个人而设的,宽不过两尺,高不过半丈,有时包着黑棉布,有时蒙着蓝粗布,有时则露着紫铜色的皮囊。它的样子,根本不像真正的电影院。其实,它也不是什么现实意义上的电影院。因为爷爷送给我的电影院,不存在于其他任何地方,只在我爷爷的背上。”(《爷爷电影院》)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爸爸挖着山,种下一坡坡,一坞坞的橘树。橘树成了爸爸养在山上的儿女。”(《那些坡·那些坞》)

“记忆里,娘就像一只白天从不着家的鸟,一年四季,总在外面吃她的百家饭,总在外面不知疲倦地飞翔。我见娘的面,几乎都是在夜里,在灯下,在喀嗒作响的缝纫机声里……”(《难忘那件花衣裳》)

毫无疑问,这样的段落、文字都是经过情感充分浸润的,也是经过心灵常年发酵的,一旦喷涌出来,都滚烫而炙热。但是,如此炽烈、深厚的情感,芦芦在表达时,却往往尽量避免原生态的直抒胸臆,而是多采用“曲笔”,以柔婉、含蓄、内敛、蕴藉的笔调诗意表达。即便如此,那份深蓄心间的情感颤动与诚挚感恩的缱绻依恋,却依然时时透过文字而情景复现,不仅时时激荡着阅读者的心扉,而且还让人在审美的愉悦中推己及人、浮想联翩,于感同身受的切肤体味里,不知不觉红了眼眶,湿了眼角……

这样的文字,在毛芦芦的三卷散文集中举不胜。写人,现实里的父母亲人、同学老师、乡邻旧交,其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伴记忆钩沉,一一重现;写事,生活中的丝丝缕缕、沟沟坎坎、点点

随着微博的兴起,微童话开始流行。新浪网举办过首届微童话大赛(邀请我当特约评委,汗!)。我前前后后只写过3则微童话,其中之一在《小青蛙报》举办的“微童话征文”中获得过二等奖(意外的惊喜!)

由于微博的字数限定,微童话最多只能写140个字。要想在140个字以内,写出高品质的微童话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趣、有益、微言大义,应该是微童话的主要特征吧。

微童话的名字很新,实际上很早以前就有人写过,比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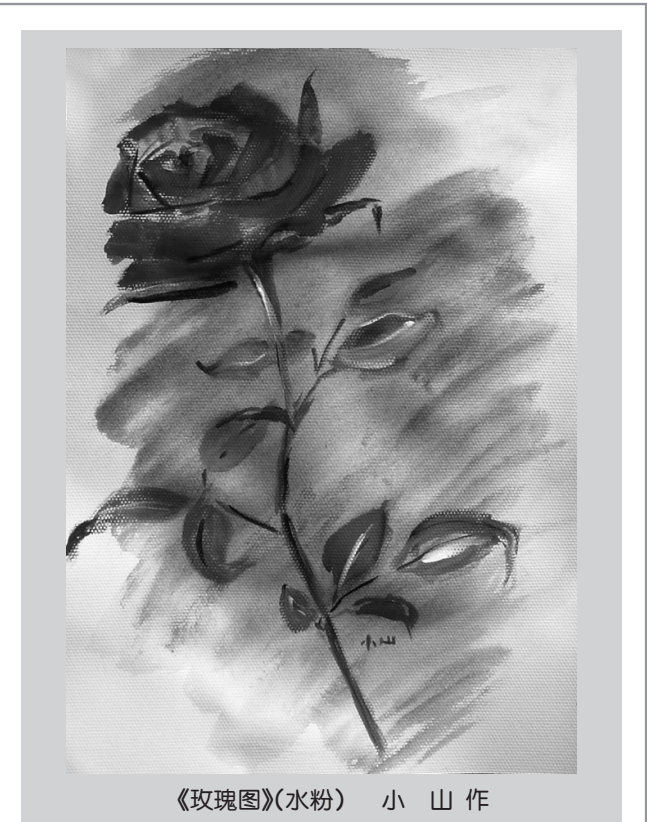
德国的于尔克·舒比格在《当世界年纪还小的时候》这本书中,就写过许多“微童话”,其中之一,我以为是为经典之作,全文如下:

洋葱、萝卜和番茄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个东西。它们认为那只是空想,南瓜默默不说话,它只是继续成长。

是不是很有意思?以植物为主角,当然是童话。才48个字(包括标点符号),却写出了“洋葱、萝卜和番茄”的轻薄无知和愚蠢,以及南瓜的坚忍、宽容和自信。

无独有偶。文学大师卡尔维诺在他的《美国讲稿》中写了一个“微童话”,全文如下:

庄子多才多艺,也是一位技巧精湛的画



儿童文学评论

·第325期·

水心

滴滴,随岁月流逝,渐次尽收笔底。脚踏三轮车拾废品的小姑娘,偶然出现在家门口麻袋里失而复得的小丑猫、六一节唱歌表演时裙子意外脱落的小小尴尬、物质贫乏年代小小铁盒炒出的雪米花的清香、顽皮贪嘴年龄偷摘葡萄的冒险经历、冬夜故事会上荡漾开来的散漫和温馨、香杏野猪塘畔心头弥漫着的惊惶与感动……

所有这些,无疑都是另一个年代的童年体验,如同一幅幅淡雅、素朴的画卷,无声诉说着别样的童年故事。这样的诉说,对于今天物质极度充裕而精神相对单调、视野相对逼仄的孩子,无疑是一种心灵的补给和精神的参照。

这也体现了毛芦芦儿童散文叙事的双重视角和复合体验:一方面面向童年、面向记忆,叙写已成往事的儿童生活,意在还原、再现童稚之真、童心之纯、童年之美;另一方面,则是成人心智视野下,感喟、叹息、赞赏、沉浸、回味、眷恋等情感氛围里以阅尽人世沧桑、体察生命甘苦后的睿智、旷达,为童年生活、成长体验奠定价值坐标、树起精神之幡。而这样的双重视角,也恰恰寓示了毛芦芦儿童散文的文体特点与价值功能——让小读者既品味到了物我同一、感同身受、心心相映、心领神会的那份情感共鸣、精神共振,也在成熟心智的引领下,经由文字体验,进入更加广阔的生活空间,并进而扩张、提升了自己的心灵疆域、情感境界。

写人如此,写事亦然。即使是在写景的诸多篇什里,毛芦芦也诗心悠悠、深情款款,以柔婉而细腻的笔触传达出对于童年记忆、乡村生活的熟稔和眷恋。这些篇目,与那些抒写亲情的文字一道构成了毛芦芦儿童散文里最为华彩的乐章。

“秋正一日深似一日,这些日渐消褪的绿草,说不定哪天就枯了黄了,所以,我望着它们的眼神,就比过去多了一份缱绻一分依恋一分悲悯。我每天在她们身边来来去去,我每天用痛痛的目光望着她们。她们呢,就悄悄在昨夜收集了一怀红叶馈赠给我。”(《我的绿草叶、红叶叶、紫花叶》)

“春天,你是那朵仰着脸向阳光撒娇的小白花,是那束撒开脚丫子尽情奔跑的碧泉水,是那头被无边春色温柔拥抱的小牛犊。”

“春天,绿柳岸边五彩的风筝是你的翅膀,青山怀中嫣红的叶芽是你的舌头,晴空之下啾啾的鸟鸣是你的声音。”(《春·蜂之舞》)

“秋天,天高了,云淡了;水清了,河浅了,小桥下的鹅卵石,就笑出了七种颜色,万种风情。

“秋天,稻黄了,橘红了;草轻了,露重了,大

■关注

## 也说微童话

□萧 表

师。国王请他画一只螃蟹。庄子回答说需要5年的时间、一座乡间的住宅和12名听差。5年以后他还没有动笔,说:“还需要5年。”国王同意了。在第10年的年底,庄子拿起笔来,只用了一笔就顷刻间画成了一只螃蟹,完美之极,前无古人。

这则“庄子画蟹”的故事,我认为也是一篇“微童话”,它完美地表达了“快与慢”的关系:庄子用“10年的时间”准备,却“顷刻间”画好了螃蟹,是不是够神奇?

据说,这个故事并没有发生在庄子的身上,完全是大师的虚构。

许多中国古代寓言也可以称之为“微童话”。

甚至《山海经》中也有许多属于“微童话”,比如《海内南经》中的这一段:

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其为蛇青、黄、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这个可以吞吃大象的巴蛇是不是“超级夸

■短 讯

### 澳大利亚文学周聚焦儿童文学

3月18日,2013年澳大利亚文学周开幕式在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举行。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孙芳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洪波、参加澳大利亚文学周的澳洲作家和出版商以及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等出席了招待会。招待会上,孙芳安大使为澳大利亚作家艾姆波琳·科维姆林娜的4本儿童书中文版《两颗心的食蚁兽》《毛毛虫和蝴蝶》《蛙嘴夜鹰寻家记》《乌鸦和水坑》举行了发行仪式。

今年是澳大利亚文学周的第6个年头,使馆于3月16日至23日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和成都的书店、大学和图书馆举行多种活动。今年的文学周聚焦澳大利亚优秀的儿童文学和插图作品。邀请的作家有艾丽森·莱斯特、艾姆波琳·科维姆林娜、梅瑞蒂斯·巴吉、罗伯特·牛顿、帕姆·马森泰尔,以及沃克利基金非小说图书奖获得者乔治·麦格龙吉尼斯。

文学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澳中出版论坛。论坛聚焦儿童和教育图书出版。澳大利亚代表团在京与出版机构进行两天的交流、座谈和商务洽谈活动。

2013年,澳大利亚使馆还与首都图书馆和Books Illustrated 出版社共同在图书馆推出一个独特的儿童书籍插画展《来自澳大利亚的问候》。文学周期间,作家安·詹姆斯和安·斯邦德韦拉斯参与在图书馆举行的一系列儿童活动和讲座。

山上的枫树叶,就弹响了朝霞的琴,晚风的筝。

“秋天,太阳像枚金柿,映在小儿活泼的眸子;秋天,月亮像声吟哦,含在少女思春的胸口。

“秋天,父亲瘦了,可大豆肥了。”(《永远的老家》)

……

阅读这样的文字,不仅让人深深品味到大自然的灵性之光、乡村生活的诗性之美,而且还隐隐触摸到文字背后抒情主人公的精神风貌。诚如上文所说,散文是最能透视写作者心性和才情的文体。好的散文,往往袒露的是写作者的真性情、真气质、真感受、真体味。这样的情感之真既通过文字,昭示了毛芦芦作为散文作家敏感、细腻、善良、温情的才情、个性,也在很大程度上酿制了她的儿童散文之美。

当然,毛芦芦的儿童散文创作尽管颇具神采,但就整体而言,亦还有不少可以完善、提升的空间。比如,通观芦芦迄今为止的儿童散文作品,不难发现,在诸多题材中,她并不善于描绘都市童年景观和现实人生百态。她似乎对近距离的生活描摹始终心存疑虑,而对经过岁月淘洗、时光过滤的人和事却洞烛幽微、成竹在胸。这种倾向体现在三卷散文集中,就是那些写乡情、乡景、乡风、乡韵的篇目,往往最能打动人心、激荡情感。写作中,只要进入这些题材领域,芦芦的笔触每每就如同莫高窟里千年飞天的飘带,穿过岁月的雾霾,熠熠生辉、闪闪灵动,诗情画意尽在其中,眷恋感动袅袅升腾。那种灵秀、飘逸,那份优雅、隽永汨汨滔滔,涓涓不尽。显然,故乡和童年,已然成了毛芦芦散文创作的灵地、宝藏,成为她心灵的憩园。在那里,她既能够诗意地栖居,又可以灵性地表达。毋宁说,这是一种审美的生活状态,也是一种散文创作的境地。

不管怎样,如此众多的散文篇什汇聚一处,从中可以看出毛芦芦经年累月的思维律动、灵感闪烁。可以想见,这期间,生活的积累、情感的积蓄、体验的磨砺、审美的沉淀逐渐由细微而深厚,由浅易而宽广,最后冲天而起,临风而歌,成为童年背景里乡情、乡音、乡风、乡韵的绵绵叠唱。

更为难得的是,这么多驳杂、繁复的题材内容,芦芦一一写来,却是极尽简约的。无论写亲情,还是写乡音,她都很少浓墨重彩地铺陈、渲染,而是追求一种“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余音袅袅”的清雅和隽永。秉承这样的审美旨趣,芦芦的散文多是随感式、顿悟式的,一事一写,一人一篇,篇幅很短,意蕴也谈不上多么深厚,但每篇读来,却倍觉回味无穷。这样的行文风格无疑体现了一种写作的节制,一种散文叙述的简约之美。

宽广的视野、诚挚的情感、诗性的意味、简约的表达……所有这些,弥散于文字里,融合于篇章中,共同构筑了毛芦芦的散文之美。这份坦诚、磊落、优雅、自信、昂扬、洒脱的写作姿态可谓毛芦芦儿童文学创作的精神财富。这么说,是否预示了儿童散文或许就是毛芦芦作为儿童文学作家的标志性写作?无论如何,让我们祝福她未来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春风荡漾、前程似锦。

张”?我认为的是。“贪心不足蛇吞象”这句俗话,竟然是真的!如果你相信,童话也是真的。根据这段话,我写出了短篇童话《巴蛇》,发表在《儿童文学》杂志2012年第9期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

“微童话”也可以是童话之酵母,是灵感的发动机啊。

下面是我写的一篇微童话,跟朋友们分享一下:

《光屁股》

蜗牛跑得越来越快,“扑哧”一声,把壳儿跑掉了,成了一只光屁股蜗牛。羞羞羞,好丑哦!乌龟跑得越来越快,“咔嚓”一声,把壳儿跑掉了,成了一只光屁股乌龟。羞羞羞,好丑哦!人跑得越来越快,“啪嗒,啪嗒,啪嗒……”再也找不到家了。找不到家的人,好像光屁股的人。555,好可怜哦!

想象力、幽默感、微言大义,短到不能再短,好到你说不出任何赞美的话来——这就是微童话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吧。



这个展览和相关活动给北京的孩子们提供一个了解澳大利亚生活和文化的难得机会。

儿童文学作家艾姆波琳·科维姆林娜来自澳大利亚皮尔巴拉地区的帕利库族群,热爱儿童文学,随着第一本书《艾诗拉狼的审问》的出版,她实现了自6岁起就怀揣的一个梦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写作和阅读之外,她还教授法律,为绘本创作插图,此前她曾单独或与家人一道,写作并绘制了多个绘本。2013年1月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出版了她的4本原创绘本的中文版。

(李墨波)